

原名：《三千鸦杀》

九云辞

JiuYun
Ci

十四郎

著

三千世界，不负今生，
有生之年，誓死娇宠。



当当网、豆瓣、新浪微博、派派……无数读者五星推荐
晋江重磅古言大神十四郎 × 国内一线插画家伊吹五月
打造最具收藏价值的《三千鸦杀》(原名)精美版

一段独自等待千年的绝世之爱，一部历经十生十世的爱情传奇
三生石上亦无法镌刻的痴情：就算命中注定没有你，我也要逆天而行守护你。
朝阳台上东风起，绝色桃花陨成雨，
她的任性娇蛮，他誓死娇宠。

九
云辞

JiuYun
Ci

十四郎

三千世界，不负今生。
有生之年，誓死娇宠。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云辞 / 十四郎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9-6822-3

I. ①九…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1141 号

书 名	九云辞
作 者	十四郎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 编 辑	夏玉琼 段彩虹
责任 监 制	刘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姚姚工作室 何鹏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65 号, 邮编: 21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9
出版社网 址	http://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01 月第 1 版, 2014 年 0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822-3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001◇序章	琉璃火
003◇第一章	暗里幽香是谁人？
013◇第二章	回首又见他与她
024◇第三章	东风桃花
035◇第四章	谜底都不是能随便说出来的
047◇第五章	身心之争
058◇第六章	男人的温柔
070◇第七章	白河龙王来了
081◇第八章	等到记忆都回来的那天，我们又会是怎样？
092◇第九章	大燕国的帝姬，你还要骗我多久
104◇第十章	前传
122◇第十一章	卿心如铁
132◇第十二章	他要陪着她，实在是很美很贴心的诺言
141◇第十三章	眼泪无穷无尽，每一颗都是折磨



CONTENTS
目录

151	第十四章	传说中的公子齐大人
160	第十五章	暖之味之
173	第十六章	那大家一起来做坏事好不好
182	第十七章	太子的邀约
193	第十八章	公子齐来此一游，送上雷剑风刃
203	第十九章	哪怕铁石心肠，还是幻想着和你一起变老
213	第二十章	二皇子慕渊
221	第二十一章	没有你的黎明
222	第二十二章	她的任性娇蛮，他至死娇惯
246	第二十三章	听见花开的声音
256	番外一	乱生春色谁为主
273	番外二	夫复何求？
286	番外三	可是，她在哪里？
293	第十四郎	回归第一时间采访，全方位剧透无死角八卦！





离别的夜晚，没有月亮，黑得令人感到绝望。

狂风放肆地拍打木窗，窗纸破了一块，还没来得及修补，以后只怕也不会有人修补了。风从洞里穿梭，发出哭泣般的声响。

宫女阿满将最后一件衣服收进包袱，惶惶不安地抬头望向门口，帝姬正站在庭院里，长发被吹得疯狂翻卷，绣花长袖犹如一双等待被折断的羽翼。

阿满犹豫着走过去，将厚重的披风搭在帝姬单薄的肩上，低声道：“公主，是时候了，咱们走吧。”

帝姬点了点头，白皙的手从长袖中探出来，指着满庭院的粉白淡红，声音很轻：“阿满，你看，海棠花都开了。父皇母后却再见不到了。”

阿满柔声道：“公主，你还小，别想那么多。我们赶紧走吧。”

帝姬静静地望着满地淡红花瓣，风将它们卷起，像飞雪似的投怀送抱。明明是五月的天气，却突然寒下来，刚刚绽放的娇嫩垂丝海棠，禁不起风吹雨打，耷拉了大片，凄凄惨惨离开枝头，委身泥土。

“阿满，国灭了，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和父皇他们一起守护到死？我难道不该留下吗？”

阿满几乎要哭出来，强忍着露出一抹笑容：“公主才十四岁，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皇上和皇后只盼着你活得平安，安安稳稳过完一生。”

帝姬缓缓摇头，转身将一朵快要凋谢的垂丝海棠捧在掌心，小心翼翼地放进

荷包里。

“阿满，我可以再看看这里吗？”帝姬低声问。

阿满偷偷抹去眼泪，颤声道：“好……再看看……”

话还未说完，只见半空中忽然划过一道流星般的火光，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直直朝皇宫这里砸下来。“轰”的一声，帝姬的锦芳宫屋顶琉璃瓦碎裂开，火点下雨一般簌簌落下，夹杂着瓦片和尘土。

阿满尖叫起来：“他们要放火烧皇城！公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不等帝姬回答，阿满攥住她的胳膊，拖着她没命地朝皇宫后的秘密小道狂奔而去。

帝姬身形单薄纤弱，迎风奔跑，跌跌撞撞几乎要摔倒。山间小道荆棘树枝胡乱伸展，打在脸上就是一道血痕，她满脸汗水，忽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天空中有无数道流星般绚丽的火光，扑簌簌落在皇城里。

像是琉璃中有火在焚烧，皇城在火光中变得晶莹剔透，就快要化了。

伴随着流星般的火雨落入皇城的，还有密密麻麻无数两三人高的怪鸟，赤红色的头，像凝了一汪血。皇城里凄厉的哭喊声被狂风送到耳边，阿满再也支撑不住，捂着脸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那是赤头精，是吃人成性的魔物。

细细的鲜血从帝姬的嘴角滑落，她死死地咬住嘴唇，身体里巨大的痛苦几乎要将她搅碎成齑粉。仿佛再也承受不了，她猛然甩开阿满的手，朝山下冲去。

没跑几步，阿满就从后面没命地拽着她、抱着她。树枝断了一地，帝姬像一只受伤的小兽，拼命地挣扎，身上脸上满是泥泞。

她不知道自己挣扎了多久，慢慢地再也没有气力。从灵魂最深处泛起巨大的空虚与恐惧，她以为自己会死，可是偏偏死不掉；张开嘴想哭喊，却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急喘。

她必须在今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拥有的一切被毁灭，灵魂被一刀刀切割凌迟，不能软弱，不可以回头。

阿满觉得怀里挣扎的力量渐渐弱下去了，帝姬伏在她怀里，再也不动。她使劲抹着眼泪，从怀里取出手绢，拨开帝姬的头发，替她将脸上的泥泞擦干净。

火光中，帝姬的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曾经娇美灵动的神采，如今只剩

恍惚与惨淡。她紧紧闭着眼睛，浓密的长睫颤抖着，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一颗极大的泪珠从里面滚下来。

天快要亮的时候，帝姬醒了。

“阿满，我们走吧。”她再也没有流泪，语气平淡，只是两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阿满担忧地看着她：“公主，还是让我来背你好了。你再歇息一下。”

帝姬摇摇头，从袖子里取出两张白纸，咬破指尖滴血其上，跟着朝地上一抛，白纸瞬间变成两匹骏马。

她翻身上马，一提缰绳，骏马立即发出洪亮的嘶声。

“下山去，找个落脚的地方。”

阿满见她神色平静，心里反而起了隐忧，犹豫着低声道：“公主……你……你在想什么？”

帝姬回头对她微微一笑了一下，腮边漾出清浅的梨涡，映着微微的晨光，她仿佛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娇柔妩媚的小公主。

“阿满你放心，我会活下去。”活到该死的那天为止。

骏马撒开四蹄，朝山下行去。

“公主，我们要去哪里？”

“去一个还没有战火的地方。”



暗里幽香是谁人？

年底的时候，香取山下了一场雪，纷纷扬扬飘了一整夜，积雪几乎没过膝盖。覃川从暖和的厨房里一出来，顿时冻得直哆嗦，赶紧裹紧围脖。

厨房管膳食的陈大爷从里面追出来，连声唤她：“川儿，等一下！”

“大爷，还有啥要帮忙的不？”覃川冷得直跳，像只小兔子。

“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就问问你明天几时来厨房帮工？我儿子明儿来修灶台，和我提了一下你，不晓得能不能遇上。”陈大爷笑得像朵皱纹花。

覃川最善察言观色，心里顿时明了他的意思，当下笑道：“这我也说不准，得问问赵管事。我也盼着见陈大哥哪，他运气极好，十赌九赢，我还等着他教我玩两把。”

陈大爷老脸不由得一红，自然明白人家说得隐晦是给自己面子，他儿子分明是十赌九输的赌鬼败家子，想给他找个老婆可真不容易。

挥别有些尴尬的陈大爷，覃川缩着脑袋一路往左池跑。昨晚一场大雪，只怕冻坏了池畔的柳树精，她得去掸雪修剪一番，省得回头它们找她哭。

刚走了一半，迎面就见赵管事领着个肉球似的男子走过来，覃川赶紧停在旁边，笑呵呵地打招呼：“赵管事您好。”

赵管事一见她，眼睛忽然亮了，赶紧推着那肉球男过来：“川儿，来得正巧，有事找你呢。”

那肉球男并不乐意，嘟嘴挤眼，忸怩万分，硬是被赵管事推到覃川眼前：

“对了，这是我侄子，在这里做买办的。他今年二十，尚未娶妻……”

肉球怒了，指着覃川痛声嚷嚷：“姨！你这是什么眼光？她长得那么丑！比陈皮还黄！连玄珠大人的一根小指头也比不上，又怎能配得上我？”

一席话简直说得字字带血，把覃川说得一愣一愣的。

他忽又瞪过来：“喂，我说你可别缠着我啊！我没工夫和你磨蹭！”

覃川赶紧点头：“那是那是，我哪里配站在您身边……”说着看看他圆溜溜的肚皮，整个人长得和锅里刚煮好的汤圆似的，肥白粉嫩。她不由得微微一笑，“您这样玉树临风、丰神俊朗的美男子，自然得要倾国倾城的美人才能配得上。”

“哼，算你有自知之明。”肉球男喜滋滋地一笑，“姨，我走了。下次记得找个漂亮的，配得上我才行。”

“您走好，走好……”覃川笑眯眯地目送他走远了，回头看了一眼赵管事。赵管事自然是尴尬万分，连声道歉：“川儿……他脾气就是这么坏，人品倒是很好的……你……你可别放在心上。”

“这有什么，令侄是心直口快，爽朗不造作，真男儿本色。”覃川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

赵管事自己觉得甚是可惜，叹息了一阵。覃川虽说只来了不到三个月，可做事利索，也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心思，嘴巴更是甜得恰到好处。这年头的年轻姑娘家，如此乖巧的实在不多，她有心给侄子找个好媳妇，奈何自己那宝贝侄子眼高于顶，非绝色的不要。

覃川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长得寒碜点，细眉细眼，鼻塌唇薄，脸色更像十年没吃饱饭似的，蜡黄蜡黄。放在人群里，眨眼就给吞没了。

“对了，管事您找我是有什么吩咐吗？”覃川直接换话题。

赵管事从怀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木盒递过去：“我手头还有一堆事，你把这个盒子送去南殿吧。千万小心，别碰着磕着，这可是玄珠大人要的东西。”

覃川点点头，捧着盒子转身要走，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笑道：“管事，翠丫今天和我说，病好了可以干活了。明天去厨房帮工的事情，是不是要交给她？”

赵管事想也没想：“那明天就让她去做吧，你过来给我帮忙，正好人手

不够。”

覃川笑眯眯地走了。

香取山洞天福地有外围和内里之分，外围专供杂役下人居住干活，内里则是山主和弟子们的居所。外围杂役严禁进入内里，故而有东西南北四殿作为关卡，四殿以数十丈高的巨石围墙相连，对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而言，插着翅膀也难飞上去。

现在的世道，仙人也惫懒。

山主当年在香取山山顶羽化成仙，自此占山为……仙，大肆搜刮世间稀奇宝贝的同时，也会怜悯辛苦凡人，做了不少善事。近来兴许是年纪大了，看透世情冷暖，成日龟缩在里面数宝贝，顺便收了无数少年男女当弟子，安心过起老人家的日子。

香取山如今就成了密不透风的鸟笼子，还是双层的。

覃川捧着盒子一路走到南殿，那看门的人正抱着手炉看书，正眼也不看她一下，瓮声瓮气地说：“停住，东西放下，在那边签个名。东西未必会送到紫辰大人手上，你懂吗？”

覃川转了转眼珠，笑着摇头：“不懂，为什么？”

看门人顺手指了指身后，极不耐烦：“这么多东西都是送给紫辰大人的，他哪里能全部收下？你们这些外围杂役，好没脸没皮，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成日想着攀龙附凤。送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每次都是被扔掉，还不停地送！”

覃川好奇地朝里面张望，果然见那满满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盒子、瓶子、罐子、匣子、铜饼子，看得人眼花缭乱。

她不由得咂舌：“这么多东西……都是要给紫辰大人的？”

看门人终于把头抬起来，瞅了她两眼：“正是如此，识趣的就赶紧走人，东西递进来也不可能送到里面去的。”

覃川微微一笑，把盒子往他面前一放：“明白了，下次我注意。这是玄珠大人要的东西，麻烦您赶紧送进去，别误了事。”

看门人吓了一跳，连忙跳起来，双手捧着盒子，连声说：“怎么不早说！原

来是玄珠大人要的东西！要是误了时辰，她那个脾气……啧啧！”

覃川在名录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一边问道：“大叔，每天都有那么多人从外面给紫辰大人送东西吗？”

“那倒不是，你新来的吧？怪不得不清楚。后天是紫辰大人的二十三岁寿辰，知道的人自然要送一份贺礼。不过外面那些杂役也不想，紫辰大人是什么身份，怎能看上他们那点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每年都送，倒要劳烦我老人家——扔掉。”

覃川扶额想象左紫辰怀抱一堆铜饼子银匣子，依然端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不由得被逗得直乐。不知为何，脑海里却浮现出五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朝阳台上那惊鸿少年，手执长柳，难得临风一笑，当真秀若芝兰，不知迷倒了多少怀春少女。

明明他心里面比冰雪还要冷酷，喜欢他的人却总有那么多。

她把名字写完，拍拍手准备走人，看门人忽然喊住她：“等下，刚好你来了，这封信你带给赵管事吧，是顶要紧的事。”

覃川微微眯眼，把信在手里捏了一下，笑答：“好啊，我一定带到。”

一路从南殿出来，天色已经暗了。

覃川找了个僻静的地方，靠在石壁上擦亮火折子。那封信没封口，仙山福地素来不做这等防人之事，讲究光明磊落，于是今日便遇上她这个不怎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展开信纸，就着火光飞快地看了一遍，覃川眉尖突然一蹙，竟不知是惊是喜。原来下月白河龙王要来香取山做客，内里管事令赵管事清点外围杂役，入内做各类准备。

她看信看得入神，忽听身后传来细微的踏雪声，心下猛然一惊，飞快将火折子丢在地上，一脚踩住，下一刻便被一双臂膀结结实实地拥住。

覃川心中有鬼，屏住呼吸动也不动，只觉那人身材高大，似是喝了酒，馥郁的酒气带着暖暖的吐息喷在她耳朵上，又痒又麻。

“我来得迟了，是不是在怨我？”那人低低笑着，声音醇厚，偏又带着一丝酥软，字字诱人。

覃川不说话，惊疑不定地缓缓摇头。

那人扶着她的肩头，将她转过来，她亦是不敢反抗，所幸此刻天色暗沉，头顶又有石壁阻隔，对着面也看不清轮廓。

“青青，怎么不说话？心里在骂我？”他的手自肩头滑上去，按住她的后脑勺，细细抚摸长发，另一只手却捏住了她柔软的耳垂，摩挲爱怜。

覃川怕痒，急忙躲了一下，他带着醉意笑道：“还不说话？嗯，我自有办法让你说。”

覃川只觉鼻前一暖，他的脸忽然凑得极近，在她唇边轻嗅，然后对着那芬芳之源轻轻吹了下，低吟：“好香……你熏了什么香？”

她又是一惊，急忙别过脑袋，不料他忽然捏住下巴，重重吻下来。

她这一次才真叫大惊失色，喉咙里发出短促的呻吟，使足力气捶打挣扎，却不能撼动分毫。他吻得极重，甚至有些粗鲁，有一下没一下地吮着她的唇瓣。唇齿厮磨，气息交缠。覃川几乎不能呼吸，胸口仿佛有一把烈火在烧，烧进四肢百骸，反而腾起燎原大火。她委实承受不住，唇上炽热发痛，手足却骇得发凉。

覃川艰难地在腰间荷包里摸索着，指尖却酥软，抖得什么都捏不住。她在心里大骂自己没用，好不容易摸到一根银针，两指捏起，无声无息地朝那人肩上刺了下去。

指尖入肉不到半分，那人全身突然一紧，五指犹如铁钳，闪电般箍住了她那只手腕。

“针上有毒，你是什么人？”他的声音骤然变得低沉，却毫不慌张。

覃川死死咬住嘴唇，任凭手骨快要被他捏碎，硬是一声不出。

那人双目在黑暗中灼灼，犹如星辰，看了她很久，忽然浅浅一笑：“我总会……有办法……找……找你出来……”

一语未了，人已经慢慢软倒在地，那麻药见效极快，遇到血肉立即触发，此人能扛这么久，实在不容易。

覃川满身冷汗，甩开他的手，一刻也不敢多留，撒腿便跑，地上冰雪极多，也不知摔了多少跤，却也顾不得了。

不知过了多久，那人从地上站起，见不远处雪地上躺着一只鹅黄色囊包。

拾起，放在鼻前深深一嗅，淡而幽的香气充斥胸臆，正是她发间唇内的幽香。他将囊包放在掌心掂了掂，若有所思。

覃川自那天之后，犹如惊弓之鸟，终日惶惶不安，只怕不知会从哪个角落里跳出个男人指认自己，那她就得收拾包袱滚蛋了。

这般寝食不安过了几天，她足足瘦了好几斤，看上去越发孱弱可怜，身患绝症似的。

倒是赵管事看不下去，握着她的手劝慰：“川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那侄子说话没轻没重，伤了你。姑娘家外貌如何并不重要，人大方、聪明能干就比什么都强。”

覃川唯有苦笑，默认了。

和她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正好相反，外围杂役们最近很疯狂。白河龙王要来香取山做客，需要从外围调杂役去内里做准备的消息一夜之间传了个遍。每个人都巴不得这块天上的大馅饼掉在自己头上，把自己砸晕过去才好。

赵管事最近收贿赂收到手软，脸上的皱纹都笑得多了好几条，春风桃花朵朵开。

最后名单终于定下，几个给钱最多的杂役赫然榜上有名，其余大多数还是杂役里相对能干懂事的。毕竟这里不同外面，给仙人干活不能太敷衍了。

覃川的名字毫无意外地列在第一个，大家都猜测，她给的贿赂最多，自此看她的眼神格外热辣崇拜，像看会走路的黄金。

内里地方大，时间少，赵管事这次安排了八十名杂役，一半男一半女，去之前足足花了一天工夫细细交代里面的规矩，里面住的都是些高高在上的人物，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可不是收拾包袱走人那么简单。

第二天早上在南殿集合，此去的年轻女杂役们自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南殿前一片莺声燕语，平日里姿色普通的女杂役，打扮后也变得俏丽了许多。覃川去得不早不迟，靠在树下与人说笑，她只收拾了一个小包袱，穿着一身干净灰衣，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一身朴素，不染半丝脂粉气。

赵管事把她单独拉到旁边说话，神色凝重：“你向来乖巧，里面的规矩也不用我多说什么。只有一点千万记住，如果遇到玄珠大人，一定小心说话做事。她

脾气素来古怪，说翻脸就翻脸，全然不给下人脸面情面。你如不小心得罪了她，便是我也保不住你。”

覃川心底有些暖暖的感动，赵管事平日虽然严厉刻薄，但她实在是很好的。

“管事放心，我知道的。只是不知玄珠大人忌讳什么，万一遇上了，我也有个准备。”

赵管事叹了口气：“我若知道，早早就说了。听闻玄珠大人拜山主为师之前，贵为一国公主，国亡了被迫蜗居在此，连山主也要敬她三分。她原为金枝玉叶，比常人傲气些也应该。”

覃川嘴角小小地掀了一下，笑得极淡：“我明白了，见到玄珠大人，行国礼便是。”

八十名杂役被内里的管事带着，排列整齐顺着南殿后的青石大道往前走。开始还有人兴奋地说话，走了半个多时辰，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四周只闻风声泠泠。大道两旁种着从未见过的树木，高耸入云，纵然在寒冬，叶片依然青翠欲滴。风穿梭过树林，叶片哗哗作响，雪花缓缓落在发上，令人自然而然地生出一股肃穆谨慎之情。

足足走了两个时辰，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极大的山谷盆地出现在眼前，盆地中亭台楼阁流水，美轮美奂，甚至有几座宝塔高楼，高出盆地许多，他们站在这样的高处，也只能仰头而望。

盆地包围在一圈悬崖峭壁里，无数盘曲纤细的台阶自上而下交错而置。间中或有瀑布，数道银龙倾泻如玉，虹光闪烁。顺着盘蛇般的台阶逐阶而下，洞天福地之中，奇花异草、飞檐画壁，诸般闻所未闻的美景足以令人窒息，俨然是一派富贵堂皇的景象。

看来就是仙人到了老年，也不能免俗地爱好这些享受。

覃川默然看着眼前或熟悉或陌生的殿宇庙堂，旧日回忆与今日经历重叠在一起，一时间只觉花非花，梦非梦，今日的自己与回忆里那个自己比起来，也是面目全非。时光如流水，如白驹过隙，那时的她，可曾体会过“物是人非”四个字的真正涵义？

队列的脚步忽然停下了，覃川正想着心事，冷不防撞在前面翠丫的背上，翠丫心不在焉扶了她一把。

“怎么了？”覃川低声问。

翠丫指着前方飞檐玲珑的小小殿宇，那里正聚集了十几个美貌少女，或站或坐围着白石台阶。台阶上斜斜地倚着个男子，姿势慵懒，手里却拿着一根通体莹绿的横笛，抵在唇边悠然吹奏。

笛声清越悠扬，音色空灵，涤去体内诸般愁思哀怨，覃川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领头的管事毕恭毕敬地守在一旁，待他吹完这一阙，方朗声道：“见过九云大人，小的们扰了您的雅兴，罪该万死。”

傅九云扶着下巴，将那根碧绿横笛放在指间把玩，饶有趣味地打量着眼前黑压压的一群人，目光犹如融融春水，一个个自杂役们的脸上掠过，凡是与他目光对上的，都觉浑身暖洋洋的，微微醺然。

山主的弟子们个个是姿容秀丽出众的美人，傅九云在里面算个出类拔萃的，往日只闻大名，却无人有幸得见。今日他就这么懒洋洋地坐在眼前，竟与众人心目中清秀瘦削的仙人模样截然不同。

他的肤色犹如古铜，长眉入鬓，甚至可以算得上英气，笑起来却仿佛暖风扑面，有一种独特的天真。左边眼角下偏又生了一颗泪痣，顾盼间便多了一丝凄婉忧郁。心软些的姑娘很容易就生出亲近之意，怪不得他吹吹笛子，周围就坐了一群少女如痴如醉地陪着。

翠丫显见着是被他的美色晃得两腿发软，靠在覃川怀里，声若游丝地感叹：“好……好美……川姐别放手，我站不住了……”

覃川哭笑不得：“才看一眼你就软了？”

“这么多人，不会是山主新收的弟子吧？”傅九云目光扫过众人，笑吟吟地问领头管事。

“回九云大人的话，这些人外围杂役。因着下月白河龙王要来咱们香取山做客，所以安排他们进来做些准备。小的一定看好他们，不让这些俗人扰了诸位大人的清净。”领头管事说着便领众杂役远远地回避他们，自殿后绕路而过。

“川姐……我……我脚软，走不动路！怎么办啊？”翠丫哭丧着脸，死死拽着覃川。

这孩子真是没见过世面，覃川无奈地架着她的胳膊，跟上人群。忽听“叮”的一声，翠丫怀里一只玉石镯子掉在地上，滴溜溜滚出好远。覃川记得那是翠丫她娘留给她的值钱遗物，急忙弯腰去捡，却有人早她一步弯腰拾起了玉镯，衣角随风舞动，上面用暗银线绣着一朵芍药，正是傅九云。

“玉石质地莹透，触手温润，乃是羊脂玉中的上品。是姑娘的？”他将镯子送到翠丫面前，微微一笑。

翠丫大约已经酥软得找不着北了，整个人瘫在覃川怀里，喃喃道：“是……是我娘的……遗物……”

傅九云“嗯”了一声，尾音绵长诱惑，忽地抬手，指尖轻轻捏住了翠丫的下巴，低下头，鼻尖离她红唇不到三寸，细细密密地打量她。

可怜的翠丫，快要晕过去了。

有风吹起，细细密密的幽香自翠丫身后若有似无地钻入鼻腔，傅九云双目微合了一下，忽又睁开眼，捏着她下巴的手指一紧，低声道：“好香……姑娘，可以吻你吗？”

“咻”的一声，覃川发誓那一瞬间她真的看到翠丫的元气从头顶冒出来，手舞足蹈状若疯狂地扭动着——过度刺激的兴奋下，她居然晕过去了。

杂役们一阵手忙脚乱，扶的扶、抱的抱，赶紧把这个丢人的丫头弄走。

覃川趁乱跟着人群跑了，头也不敢回，耳根烫得好似刚煮过，也不知是尴尬还是后怕。

不会错，那晚的登徒子，就是这个人了。真想不到，他原来竟是山主的弟子之一。

覃川脱力地吁一口气，没来由地陡生一种前路漫漫、凶险异常的感慨。